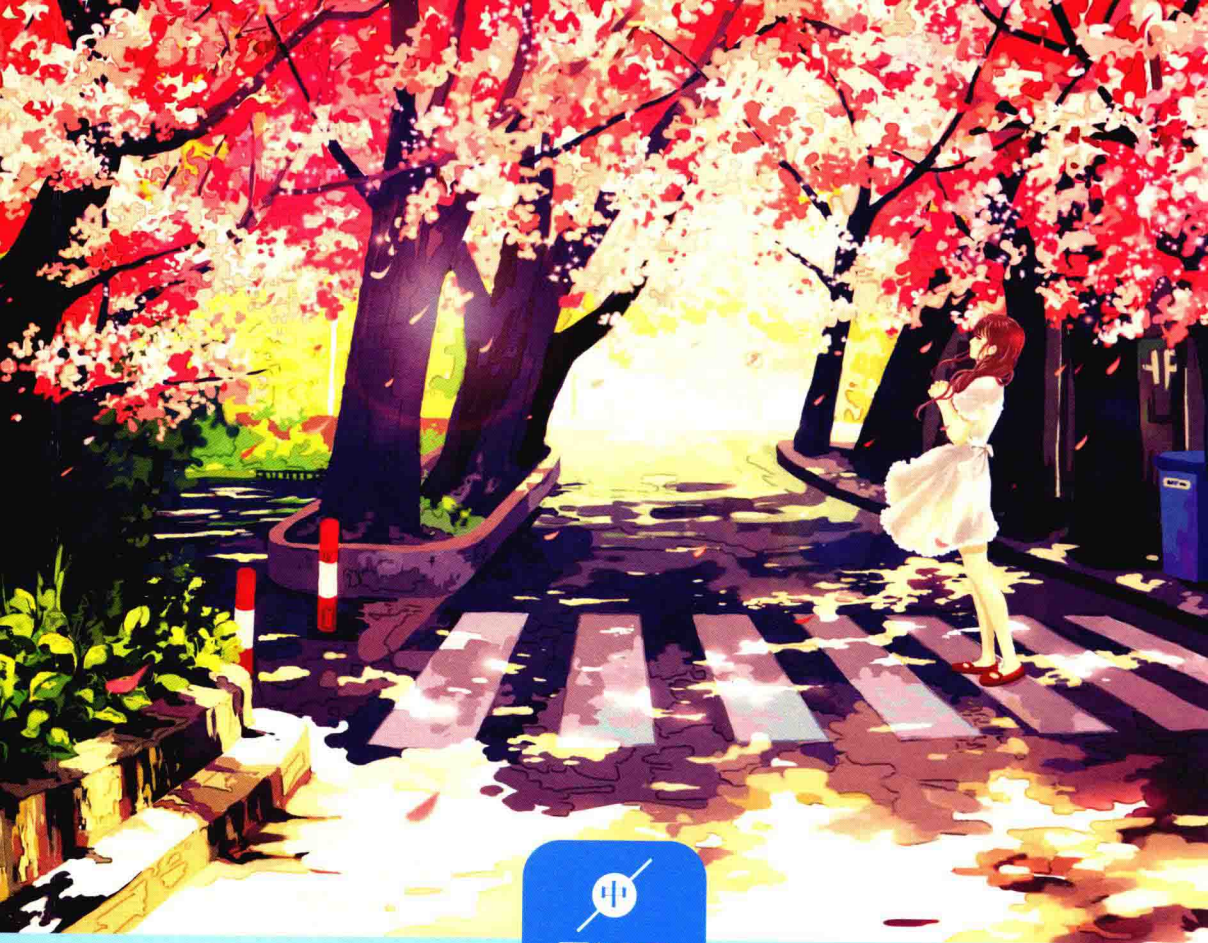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十年一信 著

WOAINI
XUMOUYIJIU

从“我”走到“我们”的一路上
垂直的美好太稀少
相爱的真谛本就是一条曲线
不会爱没关系，我教你

人 没 有 深 情 也 没 有 薄 情
只 有 对 的 时 间 和 对 的 人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我爱
你
蓄
谋
已
久

我爱你 蓄谋已久

中

周问雪
篇



十年一信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我爱你，蓄谋已久 / 十年一信著. — 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15.8

ISBN 978-7-5057-357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95050号

书名	我爱你，蓄谋已久
作者	十年一信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58.5印张 985千字
版次	2015年10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577-4
定价	75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（010）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001 //	第一章 学霸和学渣是两个世界的人
025 //	第二章 李拜天，你可长点儿心吧
047 //	第三章 你越来越不阳刚了
068 //	第四章 我要抹去你这个败笔
087 //	第五章 风流的代价
109 //	第六章 因为你没文化
133 //	第七章 三观不同，早晚吵架
153 //	第八章 还不准我谈个恋爱了？
174 //	第九章 犹豫着，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
193 //	第十章 江湖再见
216 //	第十一章 女王大部分都是寡妇
239 //	第十二章 是时候谈婚论嫁了
259 //	第十三章 “放下”是只有自己看不透的伪装
277 //	第十四章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
289 //	番外



第一章

学霸和学渣是两个世界的人

我叫周问雪，初一那年，在我的家乡Z市，我认识了李拜天。

我们俩都个子矮，排座位的时候被排到第一排坐同桌。他那时候每天最爱做的事情，就是拿圆规在桌子上钻孔玩儿，还刻女同学的名字。他说等毕业的时候，要把那张桌子搬回家去，那是他青春的见证，要当传家宝一样供子孙后代瞻仰膜拜。

李拜天没喜欢过我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太好了，他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那天李拜天一直在唱Beyond的歌，唱了整整一天，下课唱上课唱，唱得我都没法好好听讲了。我在随堂笔记上写下“节哀顺变”四个字，然后把笔记本推给他看。李拜天的字很难看，狗刨一样，写了个“唉”。

那年黄家驹死了，因为李拜天曾经特别喜欢Beyond，所以我知道。

于是我们成了朋友，但很快，班主任嫌李拜天太不学无术，拖坏了我这个好学生的成绩，把他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，一个人坐，自生自灭。

到了后面之后，李拜天可谓真的如鱼得水了，在课桌前面摆了好长好高的一排书，自己的书不够用，就把别人桌子上的书也搬过来摆着。然后他在书堆后面睡觉、唱歌、写乱七八糟的歌词、画画，反正老师都不管他。

我们基本也就没有交流了。

某天我迟到，被罚晚自习在教室后面站两节课，当时我觉得丢死人了。李拜天趴在书后面笑话我，说：“好学生也来站着上课，那可是我们这种差学生的待遇好吗？好学生，哈哈。”

当时我被他笑得脸颊绯红，我恨死他了。

我站在后面观察李拜天的生活：他弄了个随身听，整堂课上都塞着耳机，看小说，那么厚一本小说，半节课就翻了好多页。

后来我站累了，随便活动活动腿脚。李拜天注意到了，对我示意了两声，让我往窗户边站一点儿。

我听话地站过去，那个位置就在他的课桌后面，老师非常难注意到的角落。李拜天把自己的凳子给我，我不敢坐，因为坐下以后明显矮了一截，我怕被老师发现。他想了想，又从桌洞里抱出来一摞书放在凳子上，对我使了个眼色。

我就偷偷地坐上去，刚开始，坐几秒就得站起来一下，生怕被老师发现了。后来发现老师根本不注意我，就踏踏实实地坐下了。李拜天自己没有凳子坐了，不要紧，人家把教室里打水的桶拿过来，倒扣放在地上，垫两本书，照样坐。

这个小行为，让我觉得挺温暖，也对他们这些所谓的差学生印象有了改观。以前我总觉得李拜天痞里痞气的，不是好人，跟他们这样的学生说话都很谨慎，怕得罪到他们，怕他们找我麻烦。

第二堂是自习，李拜天问我要不要听歌，我有点犹豫，他还是递了一只耳机给我，我就坐得靠他近一点儿，一人一只耳机听歌。

他依然在看小说，我装模作样地翻书，其实小心脏跳得怦怦的，一直紧张着，没有放松下来。

后来，对于迟到这事儿我渐渐坦然了，因为我越来越喜欢去后面上课。虽然有的时候李拜天在睡觉，根本就不理我，但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才感觉我们的距离很近。

然而，老师找我谈话了。她说我是好学生，罚两次就该记得了，不能学李拜天他们那样没脸没皮。

这话我记在心里。

迟到的毛病我改了，但是喜欢关注李拜天这个毛病，大概改不了了。每次看他风风火火吊儿郎当地进教室，我心里都得冷不丁跳一下。

我有个玩得比较好的小姐妹，人称王美丽。王美丽是年级里的风云人物，屁股后面总有一帮男生追着跑，和李拜天也就混得比较熟，我有意和王美丽混熟，可能也是有点原因。

王美丽经常和不同的男生写情书，但是她看不上李拜天，她觉得李拜天太矮了。王美丽可能比较细心，她问过我一次：“小雪儿，你是不是喜欢李拜天？喜欢我就帮你追。”

我心跳得怦怦的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有的事儿。”

“那你喜欢谁啊？”

“我没有喜欢的人。”

我们初中做了三年同学，保持中规中矩的距离，初中毕业的时候写同学录，他只给我留了几个字：“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

其实，他是没什么话要对我说。他给同学写同学录，要么随便写两句歌词，要么就“祝好”两个大字。写给我的，已经算最特别的了。

高中我们还在同一所学校。高二的时候，我从走读改为住校，为了节省上学、放学的时间，多抽点时间学习。李拜天开始学美术，天天泡在画室里不学无术，他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一丁点儿的担忧，就是混日子。

五月的一天，晚自习时，李拜天同班的美术生过来找我，说李拜天正在行知楼六楼的小画室里搞生日派对。

行知楼的小画室，是李拜天的私人基地，那是个老画室，自从学校翻新以后，就算是暂时荒废了，也没人管，学生想去那里画画也可以。

我纠结了许久，选择捂着肚子装病，老师让我去医务室看看，看过之后可以直接回宿舍休息。

从教室出来以后，我还是捂着肚子走，生怕被人看出了破绽。一直到偷偷拐进行知楼，我才直起腰来。认真平复了下心情，一口气爬到了六楼。

我推门进去，他们正在里面狂欢。

画室是被装饰过的，灯管上包着彩色的纸，墙上还有拉花、气球，讲台上是不知道从哪儿抱来的一台彩色电视，旁边还有影碟机，影碟机上插着话筒，有人在拿着话筒对着电视认真地唱着歌。

李拜天在和几个男生比赛飞扑克，应该是香港赌神片看多了，都要练练里面的手艺。我躲过正面飞过来的扑克，走到李拜天身边。

有人起哄阴阳怪气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李拜天：“什么呀，这是我发小，我初中的时候的同桌。”

然后哥儿几个继续起哄，表演小合唱：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，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，曾经最爱哭的你……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……”

李拜天就和他们一起唱起来了，唱两句还用手指头勾勾我的下巴，弄得我挺害羞的。他们唱歌，引来了李拜天的现任同桌刘舒雨，然后有人开玩笑，说：“老同桌新同桌，还都是女人，艳福不浅啊。”

刘舒雨于是看了看我，我也看了看她，互相礼貌地笑笑。我听他们说“女人”这个词，觉得挺别扭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女孩、女生，最多叫女的，“女人”感觉怪怪的。

我想表现得大方合群一些，就跟着开玩笑说：“不是，他初中的时候同桌是垃圾箱。”

李拜天被安排坐了好久垃圾箱旁边。

他不服，说：“也不知道谁天天在垃圾箱旁边被罚站。”

我瞪他一眼。

这天晚上过得还是很开心的，唯一让我担心的是，肚子疼这事儿别穿帮了。我本来打算在晚自习结束之前就回宿舍去躺着装样子，可是太开心了，这个氛围我太喜欢了，没舍得走。

当然，晚自习结束后不久，学校是要封楼的，李拜天他们也不能在这里待多久。他们疯的时候，我嘴巴没出息，在一边默默地吃蛋糕。

吃着吃着，一个没注意，被李拜天用蛋糕抹脸了。之后所有人起哄打闹起来，大家都被抹得灰头土脸的，有害怕的早一步溜了，还有怕结束以后要被揪着打扫画室的，出于各种原因，该走的都走了。

李拜天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狠狠骂了句脏话，看着满画室的狼藉，摊手问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干笑：“明儿收拾呗。”

李拜天：“他们才不可能收拾呢，长毛了都不可能收拾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李拜天又看了一眼：“把这些擦擦算了，其他的不管。”

我留下陪他收蛋糕，以及那些乱七八糟的碟片。楼门十点半关，但因为六楼以前有实验室，现在里面的东西还没搬光，六楼和五楼之间有道锁，周围是铁架子。我十点二十下去时，那道锁已经锁上了。

完蛋了，出不去了。

这时候我们又没有手机，没办法叫人来开门，今天晚上可能要在楼上过夜了。

跟李拜天回了画室，我很害怕，李拜天翻着一堆碟片，安慰我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有什么的，明天接着装病呗，你们班主任那边我去说。”

为了防止被校领导发现，李拜天关了灯。电视里无声地放着碟片，我裹着李拜天的外套，感到几分局促。这是第一次，我们单独地靠得如此之近。

但最让我局促的是，李拜天看的那些碟片，似乎……少儿不宜。

片子演到最后高潮的时候，就是纯色情了。我也不好意思再看，收回眼神来转过头去背对李拜天，但是脑子里很抱歉地在闪回那些画面。

李拜天从椅子上下来，朝垃圾箱吐了口唾沫，小声嘀咕一句：“没意思。”

“嗯。”我特别淡地回应一声。他没说什么，换了张碟片，然后找水喝，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下去，问我：“喝水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他回来接着看碟，只可惜他这里根本没有正经的碟片可看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内容。实在不能忍受时，我说：“你把那个关了吧，我想睡觉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

李拜天于是起来关掉电视，整个画室里忽然特别特别黑。

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抽烟，故意把烟雾往我脸上吹，我只好躲避，却躲不过他。我坐起来在黑暗里瞪着他，想等他抽完这根烟，消停了我再接着睡。

我说：“抽烟不好，你都长不高了。”

李拜天以前就讨厌听这个，不服，说：“那也比你高。”

我说：“咱俩差不多，好吗？”

李拜天说：“我坐着就比你高。”

我故意把腰挺得直一点，这一挺吧，胸也挺起来了，李拜天笑咪咪地垂眼朝我胸部看了一眼，我当时傻，他那点小花花心思，都还没来得及注意到。

然后李拜天轻轻地往我这边挪了挪凳子，把脸凑到我面前，特别特别近。我倒是也很淡定，没有特别心跳加速，觉得他在逗我，来啊，谁怕谁啊，他靠近一点

儿，我还非要躲吗？

我们这么愣了大概五秒，李拜天可能本身是要逗我，没吓到我，又不服了，再近一点儿，眼看就要亲上了。

我赶紧把脸撇到一边去，用侧脸对着他。然后他转下头，依然来对着我，我又往另一边转头。就这么转来转去好几个回合。

我开始紧张，心跳加速，双颊滚烫。而他竟然在这个时候，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脸，似乎是我脸上还有残余的蛋糕。

当我意识到那个贴在皮肤上冰凉的东西是他的舌头时，整个人都傻掉了，急忙向后避，以坚贞不屈的语调问他：“你干什么？！”

李拜天一脸熟悉的坏笑：“怕啦？”

我撇过头：“神经病！”

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在克制什么，直直地看着我，两相无语。终是伸手捏了捏我被舔过的小脸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么烫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我在想什么？我想什么他会不知道吗？心里打着鼓，依然转头不理他。他叫我的名字：“小雪儿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害怕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我。”

我瞥他一眼：“我怕你干什么？”

“就是怕我对你干点什么。”

我打了个激灵，再看他一眼——让他这么一说，我确实开始害怕了，强抖出一个干笑。他伸开双臂：“抱一下。”

“神经病，干什么？”我要笑不笑地继续回避，李拜天依然坚持，非要抱一下。我问为什么，他吊儿郎当地说：“因为我喜欢你啊。”

我的心跟着抖了抖，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玩笑。我又躲了躲，结果一个没坐稳，把身下的椅子给坐倒了。

椅子倒地，发出一串沉闷的声音，李拜天无奈地“哎呀”一嘴，急忙示意我噤声，不要惊动了学校里的巡查。

毕竟我一个女生，半夜和他待在这里，影响声誉。

可到底还是被楼下巡查的校领导听到了，窗户上很快出现手电筒打上来的圆形的光圈。

“嘿！谁在上面？”

这下真要把我吓抽抽了，坐在地上一动不敢动，那手电筒的光圈在窗户上转了好几圈，我们都不出声，巴望着下面的人当是自己听错了，就这么糊弄过去。

巡查的可能以为楼里闹贼了，秉着负责任的原则，开楼门上来了。夜里很黑，五楼到六楼之间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，可以听得很清晰。

六楼有很多荒废的教室，巡查的也不能马上确定是哪一间，这中间需要点时间。当然还是很好找的，因为只有这一间外面没有上锁。

李拜天指了指放着电视机的讲桌，讲桌下面有个洞，他的意思是让我躲到里面去，不容易被发现。

这里面只够容纳一个人的，我听他的话钻进去以后，李拜天拿起桌子上的锁，直接走出教室，飞快地把门锁上。

十几秒以后，我听见外面走廊里，李拜天痞痞的带着点讨好的声音：“张主任。”

“你小子？”这大概是那什么张主任的声音，“什么时间了还在这儿，不回宿舍？”

李拜天解释：“我就在这儿睡一觉，一睁眼出不去了。可算您来了，哎哟，救星。”

李拜天这种学生，一直是训导主任们比较头疼也比较熟知的学生，总是闯祸，还不能拿他怎么着。事实上你拿他怎么着了，也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，无非就是把学生遣送回家反省一段时间，反省完了回学校，他们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。

可是这个张主任也没那么好糊弄，他在学校干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学生会玩什么花招，大多都见过。我和李拜天今天的花招，前有古人后有来者，根本不算什么。

张主任依然让跟着一起来的保安打开了教室门，我听见外面开锁的声音，自知这么藏也藏不住，干脆从讲桌下面出来了。

我觉得大大方方地被抓到，总比在讲桌下面被抓到好看许多。

打开门，手电筒照得我睁不开眼睛，我于是眯了眯眼，满面羞愧、毕恭毕敬地看着跟进来的张主任。

我跟主任什么的，没有正面接触过，最多就是开大会的时候，见过他们在主席台上讲话。此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老人家，就低着头微微抬眼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主任似乎发现了什么早已预料到的东西，轻轻地“哧”一声，说：“走吧，到办公室去。”

我就出了画室，李拜天跟在主任后面，我跟在李拜天后面。

从行知楼到主任办公室有段距离，学校也很大，我们在寂静的校园里走了很久。李拜天听后面没动静，估计怀疑我走丢了，回头看我一眼。看主任也没管他，就停下来稍微等了等我。

然后他挤挤眼睛对我笑笑，意思是安慰我没事儿，他能应付得了。

我只是担心，装肚子疼的事情被班主任知道，会影响我在老师心目中的印象。李拜天大概也考虑到我一个好学生的处境，向上吹了口气，把自己额前的碎发吹得飘起来，翻了个白眼，转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自己鼻子上挥了一拳。

再回头，他泪眼汪汪，伸手抹了把鼻子里流出来的血，在后面呜呜咽咽地嚷嚷：“张主任，我流鼻血了。”

我站在旁边看着他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特别注意过男人的脖子，和女人的脖子一样，男人的脖子有时候也可以很性感。尤其在头颅高昂的时候，消瘦的脖颈会微微牵起青筋，喉结位置一凹一凸地起伏，轮廓分明。

张主任折回来，看着李拜天的鼻子，很有经验地抬起他的一只手：“别动别动，这么举着。”转头问我，“有纸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主任让保安去找卫生纸，自己在这里帮李拜天举着胳膊，李拜天一直仰着头，还跟主任撒娇：“主任，我脖子酸了……”

“忍着吧，你们这些小孩子，上火！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李拜天干笑。

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这时候我真听不懂这种男人之间的话题。

我就傻乎乎地站着，李拜天帮我求情，说：“主任，你先让她回去吧，深更半夜的，人家明天还上课呢。”

主任不是吃素的：“你想这么就算了啊，你们这些小孩儿，谈恋爱什么时候谈不行，什么地方不能让你们谈，大半夜跑那儿窝着去，啊？都干什么了？”

我被吓得不敢说话。李拜天继续支吾：“能干什么呀，我都这样了，您就放了我们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你说不敢就不敢了？”张主任还真有心情跟他闲聊，大概真的挺熟的。

李拜天说：“您又不是没有年轻过……再说，我们俩不是谈恋爱啊。”

“那是干吗？”

李拜天憋出两个字：“补习。”

张主任表示不屑，“嘁”一声：“糊弄鬼呢。”

李拜天依然没能说服主任，保安找来卫生纸，给李拜天的两个鼻孔都塞上，他就只能张着嘴巴，像狗一样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到了主任办公室，主任问我哪个班的，我老实巴交地报上姓名，听主任训话，就是说早恋的危害什么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班主任来了。

李拜天塞着鼻孔，大大方方地喝主任泡的茶，我们班主任跟主任说了几句以后，把我带走了。

一直走到宿舍楼下，班主任张口问我：“你不是胃疼早回宿舍了吗？”

路上我也想过怎么胡编这个问题，但没想到合适的，用很端正的态度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撒谎了。但是我们没有谈恋爱，只是他今天过生日，不小心出不去了。”

因为我一直是好学生，认错态度很端正，老师说：“你们这些孩子，不好好学习，脑子里就想着玩儿。周问雪，你是好学生，不能跟那些二流子混在一起，把前途给毁了。这件事情老师就不追究了，但是还是要跟你家里说一声，明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为了报答老师对我的宽容，表达我积极的认错态度，我只能更加认真学习，摒除杂念。

那个周末回家，爸妈开家庭会议，把我教育了一通。但口气是很轻的，他们只是担心我走弯路，给我讲一些对的道理。

我把能说的事实，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了。我妈知道李拜天这个人。我跟我妈关系很好，当时初中毕业，我们照的毕业照，我还拿给我妈看过，给她讲过里面的每个人，和我之间有过的交集和故事。

我妈对李拜天的评价其实也很中肯，说这孩子长得很机灵，但是不够老实。

所以我撒谎去给李拜天过生日的事情，我妈也没怎么说我，只是让我以后不要撒谎了，还是学习要紧。

我真的挺幸福。

再见到李拜天，是在学校夏季运动会上。

我被临时抓去做广播员播报比赛项目，还有学生递上来的祝词稿件。

“男子短跑四百米预赛即将开始，请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五分钟内到A区起跑线集合，高二三班×××，高二四班×××，高二五班……李……李拜天……”

我的舌头忽然打结了，顿了一下，接着念下面的，但是舌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捋直。有的时候，我在刻意跟自己伪装，我的生命里根本就没有李拜天这个人，也没有那个尴尬的夜晚。

我在主席台上，看着起跑线的位置：李拜天穿着背心短裤，在那里做热身运动，似乎是一个遥远得永远都碰不到的背影。

预赛中李拜天过得很轻松。主席台旁边有块空地，可以当休息区，这个时候平常的学生不能来，偶尔会出现些运动员。这帮运动员，在空地上可谓胡吃海喝，好不惬意。

李拜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，叫人给我送了块雪糕，但没有主动过来打招呼。上次的事后，我们一直没有说过话。

间隔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四百米的决赛打响了，我依然念着名单的人名，其中有一个名字颇为有些意思，高二九班袁泽。

高二九班是体育生聚集地，这袁泽应该是个体育生，李拜天的劲敌。

决赛的时候，战况稍微激烈了点，剩下的五个人，除了学渣就是体育生，当然体育生的优势非常明显。

四百米短跑，也就一分钟的事儿，这一分钟里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从枪响开始，就很认真地盯着跑道。

李拜天穿的是深蓝色的运动背心，还算显眼。我居高临下，在脑子里快速记忆下他每个步伐，每次转弯，每次超过前一名运动员。

一分钟里，我也曾提心吊胆，担心他会不会忽然摔倒、受伤什么的。

那天李拜天得了个第一名，其实算是捡来个第一名，因为原本领先的袁泽，在距离终点还有三十米的地方，摔倒了。

一般五分钟之后，我们这边就要宣布比赛结果，但是这次迟迟没宣布，因为摔

倒的那个有意见。

参加四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包括李拜天，以及裁判等人在主席台旁边的空地上说事情，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估计肯定是对结果有争议。

我看着李拜天和袁泽都没怎么说话，就是拿了第二名的那个男生，嚷嚷的声音大了点：“明显抢跑，老师，您这不是偏心吗？不然咱再跑一次。”

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第二名是袁泽的好兄弟，这么做只是为了帮袁泽重新争取一次挽回尊严的机会。

体育生输给美术生，多没面子。

几个大男生争执起来，总给人一种要打架的阵势，旁边打听八卦的女生把听来的告诉我，我犹豫了下，还是关掉话筒走过去。

其实我们在主席台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李拜天确实是第一个起跑的没错，那是因为他反应比别人快而已。

走过去以后，李拜天正吊儿郎当地对第二名讲：“你不服咱可以再跑，我知道我跑不过袁泽，但比赛是比赛，他摔了就是摔了，这个第一名你们班想要，我让你行不？”

李拜天把实话说出来了，第二名就急了：“让谁呢，谁要你让，谁……”

两个裁判老师还在商量，我走到裁判老师面前，瞄了李拜天他们一眼，语速正常：“老师，那位同学没有抢跑，我们在主席台都看见了，枪响才出去的。”

正一筹莫展的裁判老师看我一眼：“确定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指指主席台的方向：“不信您可以去问问其他同学，反正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一直在看。”

裁判老师知道，能坐在主席台上的都是好学生，所以对我的话很有几分信任。

我看了李拜天一眼，李拜天有些不高兴地瞟我一眼，眼神里有种“谁让你掺和”的意思。

结果判定下来，李拜天还是第一，体育生们不欢而散，那个叫袁泽的男生，临走之前恰巧和我对视了一眼，居然扯开嘴角笑了一下，并且那个笑容是很温和的，不带恶意。

我不知道他笑这一眼是什么意思，只记得好像在他们争执的时候，袁泽一直没有说过话。

运动会结束后，我依然沉浸在书海，直到某天在书桌里发现了一个彩色信封，

打开来，里面有情书。初中的时候，我一直都不漂亮，从来没有收过情书，到了高中，女大十八变吧，我留了长头发以后，形象提升了一点点。

收情书这事儿，我没经验，帮李拜天送情书，倒是没少干过。

情书里的一手字非常漂亮，比我的字好看多了，李拜天的更是没法比。李拜天的那手草书，用丑已经不能形容其中神韵了，放古代他没准儿也是一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家。

根据我的经验，学霸的字都不会好看到哪里去，学渣的更不用提，那种成绩中不溜的，最容易出字体漂亮的。

因为字很好看，所以让我对写信的人添了几分好印象。

“你是主席台上的那个女生吗？我是袁泽，运动会上见过，你不一定还记得。我认识你们班的×××，想跟你认识一下，可以给我回信吗？周问雪？”

运动会那天阳光太足，其实我没看清袁泽的样子，只记得他挺高的，四肢修长、肌肉发达，好像穿的白色运动背心。

我承认，我对这手字心动了。但对人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结交朋友的打算，只想好好学习而已。

于是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里。

这件事也就过去了，没人问过我信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班帮袁泽把信放在我书桌里的×××，我想袁泽大概也是个识趣的人，而我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人，既然我没意思，他没必要纠缠我。

放假之前，曾在食堂门口碰见李拜天一次，我都快忘了运动会的事情了，他却还念念不忘。

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说话？”

我看着李拜天有些不悦的眼睛，不懂他是什么意思。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李拜天撇了下嘴，说：“人家要知道咱俩认识，显得跟我真抢跑了，还要赖似的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有必要这么认真吗？”

“你不懂。”李拜天说。

我又看了看他，总感觉心里有些莫名的话想对他说，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禁会想，按照我的性格，如果那天的人不是李拜天，而是关系不错的同班同学，我会去出那个风头吗？

李拜天发现我复杂的目光，急忙回避：“我吃饭去了。”

我勉强笑，点头：“嗯。”

他从我身边走过溜进食堂，很快就消失在人流中，我微微侧目看向他离开的方向，心里默默发出一声叹息。

有时候我也会想，那天如果不是我摔倒了，我们暴露了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会不会和现在不同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喜欢，但李拜天确实是我籍籍无名十几年人生中，唯一的特别所在。

而显然，我对他来说，并不见得有多么特别。

所以我想摆脱李拜天，摆脱他对我心情造成的影响，既然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，那我就要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站得很高很高，让他知道，我有多好。

所以我更加努力地学习，期末考试我从班级第六冲到了第二名，年级里排进前十。

暑假里的某一天，李拜天打电话到我家里的座机。我问他哪里来的电话，他说：“同学录里翻来的。”

从两年前，我在同学录里写下自己的电话，就希望过他能找我，这个愿望如今才实现。

李拜天说：“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”

“和谁？”我不免好奇。

他说：“就我们兄弟几个。”

“都是男的，我不去。”

他说：“有我在你怕什么？”

那时候我们这边的公共电话，六毛钱一分钟。李拜天给我打了九块钱的，整整十五分钟。

十五分钟，已经足够拉近我们冷却两个月的关系，我还是收拾收拾出门了。

他们要喝酒的，不过李拜天不喝，他不会喝酒，喝一小口就会脸红。哥们儿说不会喝也得喝，是男人就必须得练，要不以后到社会上怎么混。

我咬牙帮他挡酒。

我就坐在李拜天身边，我们吃饭是在个学校附近的露天烧烤，白色的塑料大圆桌子，一桌子菜。